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心中装着百姓 一切为了人民

——焦裕禄精神述评

新华社郑州8月18日电(记者翟濯) 1966年2月,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播发,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千家万户,成为家喻户晓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和全体党员干部崇敬的榜样。

在兰考工作的475天,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种泡桐,用生命树起一座共产党人的巍峨丰碑,铸造出熠熠生辉、穿越时空的伟大精神——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2014年3月17日,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参观焦裕禄生平事迹。他指出,焦裕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向他学习。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

走进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首先见到的是焦裕禄震撼人心的奋斗誓言和临终遗言——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

“活着没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把沙丘治好。”

1962年冬,兰考县正遭受严重的风沙、内涝、盐碱“三害”。焦裕禄临危受命,带领干部群众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总结出了整治“三害”的具体策略,探索出了大规模栽种泡桐的办法。

他亲自带队调查,因为“蹲下去才能看到

蚂蚁”。3个月的时间里,焦裕禄带领全县干部跑了120多个大队,行程5000余里,掌握了整治“三害”的第一手资料。

焦裕禄长期患有肝病,剧痛难忍时,他用钢笔、茶缸盖、鸡毛掸子顶着肝部,日子久了,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了一个窟窿。

焦裕禄始终艰苦朴素,他生前用过的棉被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一次,当他听到自己的孩子“看白戏”时,立即拿钱让孩子到戏院补票。

“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50多年前,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与“三害”抗争、广植泡桐,在兰考贫瘠的土地上播撒下了“千顷澄碧”的希望。

50余年间,一代代共产党人在兰考大地接力奋斗。2017年3月,兰考成为河南省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焦裕禄当年带领大家栽下的泡桐树,如今制作成一件件美妙的乐器、一件件精美的家具,成为兰考人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产业。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颜晓峰认为,焦裕禄精神丰富深邃,其核心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

当年,兰考群众听说来了一位新的县委书记时,焦裕禄已经下乡三天了。为了拉近和群众的距离,他提出了“三同”工作法——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大雪封门夜,他不顾风雪访贫问苦。面对老乡“你是谁”的疑问,一句“我是您的儿

子”,让老乡热泪盈眶。

在兰考,焦裕禄只留下了4张照片,其中3张是别人给他偷拍的。他常说:“镜头要多对准群众,多给他们拍些照片,多有意义,拍我有啥用?”

他把让兰考人民生活得更好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临终前,焦裕禄依然惦记着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家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的盐碱地上麦子长得怎么样,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栽了多少……

斯人已逝,“焦桐”有情。

79岁的兰考农民魏善民有一个保持了50年的习惯,每天一大早,他都要驮着扫帚、簸箕,到离家一公里外的一棵树下扫叶、浇水、施肥。

这是1963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一株小树苗,如今已长成5米多粗、26米多高的参天大树。附近的泡桐树更新了三代,它仍傲然挺立。这棵树,当地百姓亲切地称呼它为“焦桐”。

到最穷的人家吃派饭了解百姓实情,让女儿去又苦又累的酱菜园干活……每个在“焦桐”下休憩的人,都能讲出一段焦裕禄的故事。

“正是由于焦裕禄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人民也把他放在心中最崇敬的位置。”颜晓峰说。

“百姓谁不爱好官”——人民呼唤焦裕禄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1990年7月,有感于焦

裕禄精神,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填写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

习近平总书记到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指出: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跟随焦裕禄工作过一年零四个月的原兰考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刘俊生,生前深有感触地说:“人民呼唤焦裕禄,是在呼唤我们党一贯同群众血肉相连的好传统,呼唤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好作风,呼唤我们党的崇高理想。”

令人欣慰的是,焦裕禄精神流淌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血液中:扎根乡镇50年的“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吴金印,“一腔热血洒高原”的改革先锋孔繁森,心系群众、无私奉献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

已经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从事讲解工作28年的董亚娜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日复一日讲解着同样的内容,是否会感到厌倦?

董亚娜说,越讲焦裕禄精神,就越能感受到焦裕禄精神的伟大。“焦裕禄书记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常读常新。”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焦裕禄精神历久弥新、价值永恒。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将激励全党干部群众进一步牢记初心使命,矢志奋斗前行,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磅礴力量。

美学术刊物网站显示——

美国科学家长期研究人工冠状病毒合成技术

美国学术刊物网站显示,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拉尔夫·巴里克,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改造和制造冠状病毒“技术”。巴里克与美军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国际舆论呼吁,为提高透明度,世界卫生组织应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等进行调查,这一行动应被视为寻找新冠病毒起源的积极步骤。

长期研究冠状病毒改造技术

巴里克目前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流行病学系和微生物与免疫学系教授、美国微生物学会会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长期研究冠状病毒,是国际上这一学术领域的权威专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官网介绍说,巴里克主要研究三种RNA病毒,其中包括引起严重呼吸道感染的冠状病毒。数据显示,1983年以来,巴里克以自身名义或者作为指导教师共发表400余篇论文,其中关于冠状病毒的论文高达268篇。

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巴里克掌握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术。凭借该项技术,他不仅可以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制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美国《病毒学杂志》网站显示,2002年,巴里克领导团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片段组装为基础的鼠肝炎病毒反向遗传系统。依靠这套系统,科学家对病毒的研究可以在活体内进行,通过改变病毒的基因或者结构,来了解每个基因在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时发挥的作用。这些工作极具突破性,它可以通过给病毒不断更换“组件”,从而制造出新的病毒。

2003年,一篇巴里克参与发表的论文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威力,成功复活了一个SARS样冠状病毒。后来,巴里克等人就这一成果申请专利,并于2007年获得批准,专利代号为US7279327B2。这项独特的病毒技术,令巴里克成为美国最顶尖的冠状病毒

专家,他凭借该技术在全世界搜集各种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

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2008年,巴里克等人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详细记录了设计、合成并激活一种SARS样冠状病毒的方法,并特别验证了这种人造病毒不仅能让小鼠感染患病,还能侵袭人类的呼吸道纤毛上皮细胞。“在这项研究里,我们报告了一项规模最大的、人工合成的、可复制的生命形态。”巴里克等人在论文摘要中写道:“为了试验从不可培养的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到人类SARS样冠状病毒的可能出现途径,我们设计了一个与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一致的基因组,并将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的受体结合域替换为该基因组。这种新型嵌合病毒能够被蝙蝠和人体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特异性抗体有效中和。”

2015年,巴里克在美国实验室里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项研究中,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展开。这种经过基因操作的SARS样冠状病毒更具传染性。这一研究结果2015年刊发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2016年,巴里克联合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哈佛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论文,论文结论中表示,他们以SARS样冠状病毒为模板制造出的嵌合病毒,在小鼠实验中展现出了可复制性。

2020年6月,巴里克做客美国“本周病毒学”播客,进一步阐述他的团队在自己的实验室“改造冠状病毒”的细节。他说:“改造新冠病毒是非常容易的,你可以将至少四或五组不同的变异设定放入新冠病毒的受体结合域里去,使得新冠病毒可以和老鼠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受体结合。”

尽管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说,被人改造过的病毒可能会留有痕迹,但巴里克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2020年9月,巴里克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节目“普蕾萨迪雷塔”(意为“直击热点”)

采访时,当记者问道:“如果你不想留下痕迹,你也可以人工合成一个病毒,使其看上去与自然界的病毒没有区别,是吗?”他答道:“没错。你可以不留痕迹地进行合成,目前有三四种合成冠状病毒的方法,利用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不留痕迹地在实验室制造病毒。”

与德特里克堡关系非同一般

值得注意的是,巴里克与美军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

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进行过不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合作。巴里克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制造冠状病毒的“技术”,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被广泛运用在德特里克堡内。一篇2006年的论文显示,他们曾就SARS开展过科研合作。一篇2014年刊发在《抗菌物和化学疗法》期刊上的、涉及高危冠状病毒的论文,就来自与这两个德特里克堡机构的合作。2018年,《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显示,来自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丽莎·托泽夫斯基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被修改了基因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感染了猴子。美国军方2021年的一篇文章显示,巴里克今年4月应邀给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作讲座,内容就是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副主任丽莎·汉斯莱正是巴里克的学生。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

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和“综合研究设施”都有着糟糕的实验室安全记录。美国《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一份2014年的公开资料显示,仅2014年一年,“综合研究设施”出现过多起实验室安全事故,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MERS这样的高危冠状病毒。同时,该机构的其他较低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同样被曝出存在实验室安全问题。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下属地方媒体WKYC在2016年7

月的一篇报道显示,“综合研究设施”的实验室在2015年发生过一次涉及埃博拉病毒的安全事故。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在2019年秋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夕,曾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一度被美国疾控中心关闭。据《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2019年11月23日报道,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存在问题,该研究所的两个从事高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也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没有按照规定做好防护。

巴里克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生物实验室也有类似问题。据美国非营利新闻调查网站ProPublica报道,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1日,教堂山分校共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报告了28起涉及转基因生物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其中6起涉及实验室制造的多种冠状病毒。其中,2016年2月,一名实验室女性工作人员被感染SARS样冠状病毒的老鼠咬破了手指,但在接下来的10天里,这名工作人员并没有被隔离,而是被允许戴着外科口罩在公共场所活动。

菲律宾《马尼拉时报》专栏作家毛罗·贾·萨蒙特日前发表题为“现在全世界都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的文章说,一系列疑点已将病毒溯源的矛头对准德特里克堡,对其开放调查是病毒溯源问题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当我们看到有2000多万中国公民签名请愿,要求开放调查德特里克堡时,我想到,成千上万认为德特里克堡有疑点的菲律宾人也应该有机会向世卫组织请愿。这是国际社会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

马来西亚《东盟邮报》近日发表文章说,一群菲律宾记者、企业家和学者也在网上发起请愿,敦促世卫组织调查德特里克堡。正如请愿书中所强调的那样,德特里克堡仍然是一个不应被世卫组织专家忽视的谜。为提高透明度,世卫组织应对德特里克堡和全球其他类似的实验室进行调查,这一行动应被视为寻找新冠病毒起源的积极步骤。

(人民日报华盛顿8月17日电 记者 张梦旭)(原载202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第16版)